



新刊通鑑一勺史意序



文以載道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故六
經之旨垂訓萬世不過一道而已
舜之統周文孔子之傳昭然如日中天蓋
以文之正而道之具也雖以春秋之征伐

戰國之縱橫秦漢以下自爾紛_七而文未
始有變者以道萬世而無弊也作史者雖
以載君臣之大義與夫孝子之大節其
不有以繼群聖之統紹周程張朱之傳
綱目所以發明此史也性理所以褒貶此

史也柰何學者往往外綱目而為為發明別
性理而自為褒貶若然則文自文而道自
道耳豈作史者之本意哉抑豈所謂載道
之文哉予見書林劉氏_{邦鎮}史題一部多
以綱目性理為主本是蓋有以脫末世之

陋習而為學者之指南云故樂為之序

後學莆田蕭儀書

新刊通鑑一均史意序終

新刊通鑑一均史意卷之上

札義不可

壽慶四子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夷昧幼一
季札七款使相繼立以及札義云

解劍懸墓

季子聘止國過徐上君杰其寶劍季子心知之

使還徐君沒遂解云

吾心一諾不以存亡而易者此善於持信乎

即新嘗膽

子胥言不可

吳夫差卧薪欲報殺父之耻越勾踐嘗膽欲報

會稽之羞

夫差賜劍

抉目懸東門

立祠江上

勾踐敗于會稽身請臣妻請妾子胥言不可太

宰伯嚭受越賂說吳赦之讚子胥耻謀不用怨

望夫差乃賜厲鏃子胥乃自剄吳人憐之立

祠江上命曰胥山

范蠡遺種書

越既滅吳蠡去之遺種書曰可共患難不可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称疾不朝

乘舟江湖

久受尊名不祥

以世之所慕而反為世之所畏必知幾者之論也

資累鉅萬

宋

君子不困人於阨

宋襄欲霸諸侯真之戰爭公子目夷請及未陣

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云。
天高听卑。

災感之災當在來。公憂之。子常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常曰：天云：君有君人之言三。

天道有常經也。即君之仁言以轉移之，是誣其君者也。

魯

握髮吐哺

周公捷子厲玉

周公戒子以已待賢之事，以驕字作骨。

平易近民

太公治齊，省君臣禮，從其俗。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政，終其喪。周公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云云。民從之。

齊魯問政

周公、太公相問為治之事，以人政奉立意。

四方皆則之

文事武備

存字下似還一
存字

孔子之言會諸於夾谷文事請具左右司馬以
從武備也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

兩君為好孔子却夷狄之樂誅侏儒景公懼歸
語其臣曰云云

歸地謝魯

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皆孔子相魯會齊
之力也事如左

墮三都以強公室

三命滋益恭

正考父鼎銘云一命為士其容儻再命為大夫
其容偃三命為卿其容俯君寵愈隆而負荷之
愈愈弗勝善於處盈者矣

君子惡傷其類

天下莫能容

子貢言夫子道至大天云云

然後見君子

顏回言不容何病

禮樂自此可述

夫子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

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云云

常編三絕

孔子讀易

三絕

良賈深藏若虛

老子告孔子曰云云君子盛德容皃若愚

老子猶龍

衛

子路與難

朱子曰子路仕衛前輩論之當矣然亦見不

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之也

覆醢

用人御用木

指哲人之取士類哲匠之用木于以見天下無

棄和也

二卵棄干城之將

因一事之小失而棄一敵國長和君子所以不

取也

鄭

以禮自固

以禮重在外上看在內可以作比看
性理云於其內也務息大夫之爭難拔者不輕
動以激其變既檢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於其外
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御其求故終其無先於
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

史佚請擇日

前桐為戲亦請擇日欲使天子大信等於金石
天子無戲言

懸書宮門

晉文出奔餒於曹介子推別股食之此反國子
推乃不及祿故從者曰懸云曰

五蛇從龍

寡人之過

三卿以王命為侯

綱目云先王封爵五等建萬國而親諸侯褒有
功而崇有德非上世神明之賢則勤勞宣加之
臣曷嘗僭及篡弒之入哉今晉之三家
君瓜分其國正天討所宜加王法所不貴者周
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亦何意哉

鮑叔薦管仲

三戰三走

親在而身不可以許人。故臨敵而退縮。惟知己者有以識之焉。

知我者鮑子

桓公問群臣誰可相

節儉力行重於齊

豚肩不掩豆

齊士待以舉大

晏子薦為大夫

晏子之御。擁蓋策馬。意氣揚揚。自得其美。戒之乃自抑損。晏子甚之。云云。

甲

子乞行松惠於民

欲得齊民而為弒奪之舉

歸趙魏通使

襄子盤立。與云云。蓋三家且有晉。而田民且有齊。

烹阿封即墨

施刑賞於毀譽之外。非公於用心者不能也。

四臣照千里

檀子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聘子守高唐趙人不敢夫守徐州則燕入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檀首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威王之寶也

威竈

名聲聞於諸侯

燕軍入臨淄

綱自云齊宣之破燕至是蓋三十年矣日夜撫循其民謀齊石與句踐謀吳同一轍齊管

方且滅宋而驕侵暴隣境謀并二國由是燕得合知一舉而墟其國齊宣之暴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詎不信耶

保言以抗燕

田單火牛

性理云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

彈劍

令節民親君

立孤與死孰難

立孤死節皆忠也程嬰杵臼以是相謀蓋言各盡其忠焉又見其相與以義至死不變

立武自殺

一孤之腋

簡子有臣周舍每听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不聞周舍之鄂也
繭絲保障

尹鐸治晉陽清曰云云

民無叛意

智伯國士遇我

是時智伯無後祿讓不忘國士之遇以死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其可謂國士矣

又忠於所事者不當論其所遇之厚而獨報之厚者君子始末可以忠名也

鄙諺說諸侯

綱目云當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捷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合合從未有他策蘇秦鷄

口牛後之謗適逢其機。惜乎秦徒闔押其說以
利而陷六國。天下大勢利害所在。不能深言之。
去趙而從約解。

綱目云。蘇秦特偷取一時富貴。非真能為六國
深謀遠慮者。詐謀遊說。果何待乎。

胡服騎射

綱目云。武靈王。吾國先時中山負齊之捷。侵
暴吾地。引水圍鄗。微杜稷神。則鄗幾於不守
也。先君魏之故。亦人交服騎射。以教百姓。報中
山之怨。然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

方之。則觀開。秦夷之所。則勸。今王舍此而襲遠
方之。服。蘇。古。也。逆人心矣。

完璧而歸

性理云。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之寶。當時彼人
將去。則國勢解。休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室玉為
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
若他人。是怕秦殺了。不敢去。相如也。須料度那
秦過了。而能重趙如此。

綱目云。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弊犬。云云
不得危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

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以身死之可謂失義也
及其全璧而歸亦何益哉

秦王擊缶

控暴君以復其主之辱固非所以取禍亦
以取重耳

秦不加趙

敵國泯滅吞之心由其有老言以攝之君
謂之幸也

引車迎頗

相臣以一身係國之重而能懲小忿以
六謙

其過人遠矣

刎頸之交

性理云趙使武襄君樂毅代頗以怒攻武襄君
頗上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時感相知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
於人烏可久耶

韓上黨歸於趙

欲以動趙之援以當秦兵之秦進

使括代頗

性理云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

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甚之獨其君不之甚者蓋是時應侯行千金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

堅白同異之辨

虞囊脫穎

毛遂定從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亦安能有以激之乎

合從為楚

善求助者必持剴切之論以激之焉

謹奉社稷以從

趙重鼎呂

魏

四方賢士多歸

貧賤驕人

達視所舉

知人難事也。即其薦用之人。可現其人之實。知五者定相。

在德不在險

激儀入秦

蘇秦初使人託儀來謂也乃先誠門下勿為也
又不使得見者數日及見又慢辱之激其怒而
入秦也

性理云儀秦同門友也秦將正秦兵不以情而
遣儀乃以術而激儀蓋平日師友之間未嘗用
秦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

張儀出為魏相

綱目云四十一年張儀伐魏取滎陽矣四十五

年張儀伐魏取陝矣今烏免相于秦出而相魏
以儀之反覆固不足為責為魏者不亦愚之甚
耶獨不思前年之伐我者誰欵往年之伐我者
又誰欵彼親用兵以伐我既與我之父兄弟
交鋒接刃力為仇敵今乃出相我率國所之幾
何而不忘哉

愛人下士

止晉鄙兵壁于鄴

綱目云秦攻趙有且暮之急為國者雖被髮纓
冠救之若不暇恤魏王乃止晉兵鄙全軍于鄴

遂巡顧望起趨不進果何義耶

先生天下士

性理云仲連雖未必為天下士人固以天下士
奇之矣新垣衍之言却是

擊殺而奪其軍

綱目云擊殺百鄙有專輒之罪奪其軍以進有
救患之勇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無忌促駕還魏

韓

政身未可許人

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惡欲使政以報范政曰
云云政之言固是而此可人乃是盜賊之事非是
明主愛一頻一笑

善治天下者雖去色之小不苟焉

楚

斷鍾鼓之懸

莊王即位日夜為樂任卒諫而蘇從亦諫王乃
左執從手右抽刃云示不所樂

任伍卒蘇從

閉關絕齊

秦使張儀說楚王

屈平不可

秦昭王遣楚懷王書願與君王會武關云云

致仕先從隗始

昭王欲得賢士以共國問郭隗上曰云云

薦賢為目而先自薦者君子未可以私意窺也

下齊七十餘城

綱目云當燕伐齊之時誠能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也齊人暴蔑之罪發齊管并周之讓仗義致

訖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听天子之自為則齊

桓晉文之功立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

寶物下之則是以暴易暴而燕併矣

騎劫代將

綱目云燕昭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

之心固非止於騎劫伐將之失也

當任將之時而墮奸雄之計中其昧知人

者也

秦

三百人馳冒晉軍

繆公亡善禹野人共行之吏逐得欲法之公賜酒而救之至是公為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馬者云云雅鋒爭死以報德

繆公不替孟明

秦遣孟明襲鄭破滑晉襄公敗之崤云云

衛公孫鞅入秦

綱目云秦自用鞅之後奮其余烈吞噬列國掃殄神明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守宰奉先王之典籍尽付之烈燔之中然則鞅乃西方之蓋出而掃滅宇內

者災禍孰大於此

衛鞅受禍

綱目云周顯王三十二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胡氏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仇也亦國者其敵也惠文之威不可平公子處之刑不可輔商於鞫尔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置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矣嗚呼刑名之毒刻薄之徒亦可戒哉

徒木予金

綱目云徒木予金亦詐謀也

民莫敢議

鞅以言法便之民以亂法迂之邊故云云

論囚涓赤

毋織自若

處危疑之也破公不動者信於平時者能之也

大王投紆

息壤在彼

指旧盟之地以感動君之初心其堅志克敵者矣

遠交近攻之策

范雎教昭襄王遠夷齊楚燕以交諸侯使不救

秦

隣國之難近攻韓趙魏以廢土地

奇貨可居

秦庶子楚為質子趙陽翟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云

四君皆客之功

李斯上書曰穆公取旧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於宋求丕豹公孫技於晉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公得范

雖強公室欲求用於人而援古以自效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綱目云秦王初并天下令後世以計數欲以一而傳萬其為計可謂深且遠矣抑不知秦之得天下者仁歟斬人之首如刈草管其得天下如此乃欲遠然自以為子孫帝王之業是蓋不思之甚耶

天下無異意

李斯言分天下為郡縣諸子功臣以云付稅賞

賜之云云則安寧之術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綱目云邦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上而世襲之制亡上而急切之弊生上而民無定守

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過攻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城池之制廢而禁暴容威四夷之法亡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詳上而車乘不可出矣李斯安可以郡縣為天下意始皇安可從而分為三十六郡哉

張良為韓報仇

大義根於心不可廢也。君子所以致身故國者，是豈有為而為哉？

綱目云：良誤中副車。秦王令天下大索，七日遂登之，與刻石而還。或云：良之計不亦踈乎？程子云：欲報君父之仇，何暇自為謀？

諸生不阿今而阿古。

李斯曰：云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諸生誦法孔子。

師聖人者何病乎？雖世道酷烈之秋，而識者固

自若也。

使扶蘇監蒙恬軍。

扶蘇諫曰：諸生誦法孔子，今聞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云云。

綱目云：扶蘇因諫而逐，乃秦自取滅亡之實。使扶蘇尚在左右，則趙高邪謀胡亥襲位之事，何自而萌哉？

燕雀安知鴻鵠志。

陳勝對傭畊者之言。

當一身困劇之余，有萬里扶搖之志，克推之士。

固如此

王侯為相寧有種

性理云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死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蓋欲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秦民之湯武也

項羽學書劍

立楚懷王

性理云懷王之立天將以興漢乎以遣項羽而遣沛公沛之帝業於是乎興矣然此豈沛公知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

趙高指鹿為馬

楚遣沛公入關

綱目云遣沛公代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可為有名矣

斬宋一救趙

名分不可以一日泯也以次將而殺主將功無暇論矣君子却為名分誅一罪人也

踞洗延生

東

豁如

寬仁愛人有開大之貌

舉天下之大業者必其有以天下之大慶也

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

帝乎云云

大丈夫當如此

興一念於感觸之餘不為落上之小則其志可

知矣

秦始皇嘗曰云於是東遊以歷當之

東商有天子氣

旗燄皆赤

諸從者日益畏之陳涉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

應諸侯

應赤子之兆

約法三章

當民苦虐政之秋而易虐以寬者其貢有天下

之規模也

去煩苛而惟罪其所當罪者實民命之一續焉

雖國脉之係假項民既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

法定令之時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兇輩咆

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

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唐曰：此与不殺子要三事，此理最好。為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在此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

志不在小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羽曰：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祖創業之規模也。云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雲，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謝羽鴻門

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与將軍戰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言先入關破秦，得復見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也。鑑云：競亡業，持其志而御其氣，不狃於小勝。

而逸欲生焉誠齋云羽量褊下氣驕殘忍小恩
高祖知其心故不與之拒則器度必盈其屠戮
不甚苟不謝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心未死而
漢之得關中也不固不縱之使蠱其民則民之
怨楚不深而衆之附漢也不堅示之不爭以匿
其必爭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此所以平挫於
垓下

卒所佩玉玦者三

羽謂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云亡羽不應增出
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云云莊不得擊

范增滋羽之暴徒欲弊漢於一擊殺其所忌以
得國孰知英雄豪傑其伏無忌又焉用專於所
忌而淫怒以逞哉

以身翼蔽沛公

勞苦功高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云云如此未有封爵之賞

而將軍所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
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

後劍撞玉斗

沛公使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云。云而破之。曰。衰豎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關中四塞

羽引兵西都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失望。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徐廣云。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木猴而冠

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何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如約

性理云。草莽一時之言。重於山河。冊書之誓。其資能當何如耶。

分天下王諸將

羽初與懷王約。先入關中者王之。約當立沛公為王。今羽使人致命懷王。曰。如初約。羽怒曰。

懷王吾家所立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羽陽
尊為義帝徒江南都郴云云羽自立為西楚霸
王

大王七漢中

民皆勸攻卿何獨諫之云云其器度越人如此
誠齊云漢之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長之利用
養民以致賢

羽王秦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
何諫曰願云云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中兵將三河之士以弑之

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

綱目云天下苦秦諸侯并起名其師曰誅無道
秦今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羽為政
不平顧亦伸已私忿既非義兵也董公之善謀
如此則漢討賊之義明於天下矣

大破漢軍於睢水

漢王率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將其室
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
三萬還擊漢云云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

綱目云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羽尚適誅遂了飲酒高會然後羽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肖何守關中

云立宗廟社稷縣邑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

誠齋云關中天險委何專守而獨不慮其叛蓋知何之忠決不負我也何非不能如良平之善謀也胡不使良居守而挈何以謀軍何非不能

宰天下如此肉

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美如冠玉

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以周勃之言而責無知不當薦陳平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
生孝己之行而曰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
乎。王云云。

拜平護軍中尉。

董公避說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
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加太王宜率三軍云云。
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二帝發喪。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發聞。

五星聚東井

王氏曰云

云當有聖人義取天下

當天象昏曠之余。大開文明之會。雖為漢興王
之符。實所以招義舉也。

蕭何追韓信

國士無雙

信以不用亡去。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請王。罵
曰。汝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數十
公。無所進也。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
雙。王必欲去。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可計事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已久居此乎

為公以為將

信既留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設壇拜將

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

設壇拜將

一軍皆驚

降干城之將禮而忽在意外之將固將兵者之怖以亦統於將者之感休一焉

如絳灌之善戰也胡不使絳灌居守而用何以為兵何非不能如酈生陸賈之善遊說也胡不使二使二子居守而委何以緩頰豈以郡臣之中惟何之最可信也

立宗廟社稷

綱目云易之萃渙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道與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摠攝人心無有過於立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時於萃渙二卦等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平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漸莫

王於此首云云可謂深易義矣

肖何相業之大

得為相用人之体

木罌渡軍

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直直為大將
王曰是口尚乳矣安能當韓信也伏兵於夏陽
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
人云云

請兵三萬人

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大抵如秦也人先

挾咸陽以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
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
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居蜀由蜀取三秦信既
定魏請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垓下大抵
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形勝而後追取得
用兵之道也

背水陣

信知趙不用李左車策大喜夜半傳發輕騎二
千人特赤幟立漢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若疾入趙壁後趙歲立漢

赤幟萬人萬人先云陳餘

儒者自稱義兵

解縛師事用其策

燕從風而葬

信既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軒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古倍山陸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云云用其策遣士奉書於燕上從風而葬

從宜皆如漢王居

性理云漢高帝方黥布以穹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云云則又大喜過望此誠先後著也

八難

即時勢異理歷破其謀不可用者此大事賴之以成也

割已有以資敵非計之善者為君謀者不容無所畫焉

監儒幾敗乃公事

綱目云漢王之屬速於無我從諫之美也

刻印銷印

立六國之後隨發而止者君子固謂其所言之苟亦喜其納言之速也

食其請刻印立六國從張良計胡印

以金反間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々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年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散骨端

紀信誑楚

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往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奪韓信軍

漢王晨入趙壁奪云云

綱目云韓信之軍楚防疏濶如此使敵人投間竊隙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歟

漢王分羹

性理云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安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已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歡心苟屈意事楚則父子俱斃而已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羨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數羽十罪

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罪二也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也殺秦降王子

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殺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王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囊沙壅水

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囁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

齊王

大丈夫即真王

誠齊云高帝剛明兼全使帝無雜之電則隱足而怒不回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矣信雖死不易

項羽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上不聽養虎貽患

羽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以東為楚

太上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良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云云王從之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云云

性理云張良若要佐此事先成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便不可為矣作此者還當見陳平陰謀多詐為此言固宜意然本斷云項羽既杀韓王張良此謀乃報君父之仇不雇其他还是張良請地與信越

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約戰不至張良勸王

以楚地梁地許多人

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听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江東亦足以王

項羽兵敗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云云猶聞弦歌之聲

項羽自刎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云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

見魯絃歌守城不變於屠戮之慘之時如此與天下全其利

上問徹侯諸將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

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

而与之云上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不與人功得地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填國家抚百姓拾餽餉不絕糧道吾不

如肖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此三人上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范增項

羽有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

高帝不如三傑

善用人者不可與用於人者同日語也

用三傑

挈神器之大而獨歸於智謀之用此不能不為
逆說者之惜也

項羽不用范增

誠齋云楚自其隙以彘浞使浞見其隙而不
室浞乘其隙而不菴顛倒迷弄於一陳平之手
而不悟楚尚得為有人而增尚得為有謀哉而
高帝何忌焉增不能當陳平其能當肖張乎曰
一增而不能用此帝為楚言非為天下言也一

增尚不能用其能用天下之士乎

田橫之客皆義士

故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曰
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卒兵誅橫與二客
乘傳洛陽戶卿自刎以王禮葬之

棄壯士資敵國

初季布為羽將數窘帝羽城帝購求布敢隱者
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
知其布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
主以布之資浞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楚耳此

云上滕公言於上乃赦布云
別利害於人己之際固所以避人之怨亦所以
廣君上容人之量也

召拜郎中

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
一時之烈丈夫皆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
君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主此可以為萬
世帝王之業

謁見徇軍中

當大業甫定之日以大義罪不忠之人深於慮

搯亢拊背

即日西都關中

上以斐敬言問張良上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
武之關中左殺函石隄蜀阻三面而守敬說
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胡曰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宜成
帝業欣光武征隗噐下老石還京師又亦曰穎
川盜起听寇恂之諫即往鎮抚之靡有勸意可
謂能強祖武光前烈

張良謝病辟穀

家世相韓城為韓報以三寸古為帝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盛頭弃人間事云温公曰以子房之明辭達理足以知神仙為虛詭然欲從赤松子何也夫功名之際人臣所難処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肖何繫獄非以獲盛滿不止故子房於神仙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不顧所謂明哲保身子房有焉

從赤松遊

温公斷

性理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止以才見忌疑衆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

祖醢肖和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憂矣惟子房功成智隱不迹權勢雖寄身朝市倏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憎激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

北橋進履

忍剛銳之氣而甘僕妾之役其可教之在是矣

伯遊雲夢

上听陳平言偽遊雲夢至陳會諸侯信上謁命武士縛信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云云

人臣當導君以正也誘之而為詐謀之舉不惟
寃忠良而亦壞先王之典矣

將兵將上如何

上嘗問信如我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
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多上亦辨上笑曰多上
云何為我禽曰陛下不善將兵善將上此所以
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人君有其臣之問而臣子復有重其之對非善
後者之所為也

人臣矜一己之能而慶人君所不能必其胸中

有所挾也

剖符分功臣

群臣皆莫敢言

急先封齒

謚云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為救雲夢之失
元功十八人位次

肖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生鄼商夏侯嬰灌

嬰傅寬靳歙王陵東武王及薛歐周昌丁復達

盟誓之詞非軍功不侯軍功又以從起豐沛從

入關中從定三秦

當王業甫成之特而定報功之典君子喜其公
天下之利病其私一己之見焉

儒者可與守成

群臣飲酒爭地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說
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云云願徵魯兩生共起
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
後可興通與所徵及上左右弟子百餘人為綿
絕野外習之

禮樂積德百年可興

性理云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生急救於目前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使不
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通非興禮
樂之人故設詞以托之耳自重難進有所不為
可謂大臣也

祗恐肅敬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云云禮畢御史執法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章朝罷酒無敢誼華失禮
者上曰吾今日云云拜通為太常

性理云叔孫通為綿絕之儀其效至於云無敢

喧華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使大不
同盡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今日知皇帝之貴

六出奇計

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
出土子二千入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
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
六也

劉敬使匈奴和親

呂后斬韓信

代相我陳豨反帝自將擊之人告上淮陰侯陰
與豨謀呂氏與肖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
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言
乃為兒女子所誅

鑑云呂后治信至長安以鴆殺之遂使後有坐
京師而泣者則諸侯述戰之法又壞矣

文武並用

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
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使秦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取之

格君心之所恃而遵以萬世不刊之典其識治之士歟

大牢祀孔子

劉氏曰堯舜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至陳項極矣漢高以馬上得天不事詩書燬罵溺冠然過魯祠孔子一舉乃見於兵戈恫惶之日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百年基業其

精神命脉盡在於此

以沛為湯沐邑

漢主欲廢立群臣諍之不得張良畫計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乃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四皓上所高者至以為客時從之朝令上見之則云云也

一助

性理云子房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招四皓為一助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撥轉來伊川先生

不喜人用知獨喜子房此着

義不為漢臣

良招四人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大驚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頌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指示曰欲易之彼四人輔者羽翼已成難動矣

四皓翼太子

性理云四皓東園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

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弊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尊帝結裏小了然觀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一定儲於動搖之秋君子固不小其功亦擬其士之詐也

下何廷尉

肖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受空地奔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云云械繫之數日赦云云

安劉必勃

呂后問陛下

肖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

參其次曰王陵然少顛陳平可以助之平習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復問其次上曰此後非乃所知也

惠帝

遵何約束

肖參卒齊相曹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肖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句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性理云初參與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上代為相國奉事無所變更有體國之誠心而忘

一己之私忿如此

非劉氏而王

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能清淨無為之事氣質都變了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云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凌罷相遂王諸呂

太后欲王諸呂陵引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拆其奸心如砥柱之遇橫流也

蓋富是時呂實憚高帝余威流澤之在天下馬為劉左袒

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死在太后後而全社稷定劉氏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僥倖而已使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安能獨行其意平勃既許且遣謁者張釋之諷諭大臣乃後王陵呂則知勃何意其罪諸大厥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它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其罪性理云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漫

或右袒當如之何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安社稷於一令之下君子則以為倖致也

文帝

夢龍據胸

母薄氏夢龍據胸遂生帝

文帝不受千里馬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鳶族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陳平不對錢谷決獄之問

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侍罪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云云

卿大夫各得其職

性理云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要之上理陰陽下遂萬物外撫四夷內附百姓相得其人則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

而刑部得人獄事亦清平矣

誠齋云平在相位十三年即一年之中而攻之齊楚地崩二十九重山童日頹大水墮出觀此則平之理陰陽順四果安在哉當時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未及獲其所則平之遂物宜而親百姓者果安在哉內有淮南之驕倨而不知所柔外有單于之侮慢而不知所懷來則平之鎮撫四夷與夫諸侯果安在哉考其言則知大体究其事則欺文帝

吳公薦賈誼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
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
大夫

廷尉天下平

能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
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
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云云一傾
天下用法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上良久曰
廷尉當是也

誠齋云文帝之長厚群臣輔翼之致然耳觀其
怒犯蹕之人而欲重其罪使其輔之以張湯趙
禹之徒則推犯蹕之怒可以為武帝之窮兵濫
殺惟得釋之長厚隨其失而正之是以文帝雖
楚人而乃能齊語也

四子封侯

淮南厲王長謀反廢王徒蜀而死民有民之歌
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相容帝聞而患云云封安為阜陵侯勃為安
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三言富輔導太
子審定取舍優禮大臣又三段無考

賈誼上疏

方今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長大反側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而奉蠻夷輕重倒置二言翫細娛不圖大患可為去太息者亦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經制下定

性理云絳灌之徒出於織薄敗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誼以疎狄晚進之人無一日悉更奏之彼之心能恣然耶此說纒由起也

文帝殺薄昭

固不主於赦亦不主於殺性理云頃權薄昭如何殺漢使上或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存昭以安后可也若漢治其罪而殺使雖太后不食而死亦不可免也

潛室陳氏曰雖未免失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仁厚中有神武焉

詔除肉刑

肉刑使之易避而難犯易之以劓法則人輕犯之不足以勝奸矣潛室曰肉刑雖古法不可變

但秦時凡古人教民養民必掃地不存獨留肉
刑以濟其嗇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
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
易也

按轡徐行

上使上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關門上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云至營
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以貴與之尊而致重於軍門之地亦可覘文帝
之深意矣

真將軍

示朴為天下先

不作露臺身衣戈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
朴為天下先

欲躋天下於儉德之端必自身始仁於為君者矣

一人既儉宮闈是效流傳國老以及遠近莫有

奢後之習如何而不富其財不可勝用矣厥後

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及錙銖用之

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上上亡其罪可勝誅

文帝以德化民

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矣

上下成俗

化行天下告汗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

景帝

鼂錯為家令

性理云文帝曾太子亦好李只欠識術數故以錯傳之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大抵以

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安得不為刻薄之事

寵傾九卿

錯為內史數請間言事輒听寵傾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宗正卿司農卿太府卿

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憂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鼂錯削諸侯

性理云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
謀矣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孔子墮三都
之城而三家之臣無敢不奉命者則其處之必
有道矣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
黯者乎

周亞夫真可任將

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

以干城之將獨許陳遼之臣人主為後之謀深

矣

袁盎殺晁錯

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軒錯復侯故地兵
可無血刃而罷於是戛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無
少長皆弃市

性理云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
用譏邪之謀以誅錯當是時兵之勝

諸反皆平

周亞夫大破吳楚云云

鞅上非少主臣

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宜罷上曰此云
云卒為人誣告下獄歐血死

性理云周亞夫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
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
名富貴何足以病之

岡疏民富

岡疏是取民之法度踈濶故民得以富足

武帝

事在勉強

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

日進而大有功

一會遇之初而遂引君以知行之事其知責難
者乎

更化善治

養士莫善乎大學

賢士所關

數考問以及其才則英俊可得矣

以三代育英之典導一時英銳之君殆必有所
為矣

教化本原

立太學以教於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
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立教不可以無本也於其本而圖之則治道在
是矣

興學置師以養士

春秋大一統

又曰云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臣異以為諸不在六藝之計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
知所從矣

統紀不可以不一也聖人一之於分裂之余亦
大尊王之義也

民知所從

君天下能一其道則能一天下之志矣

為治不在多言

上使上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
至問治亂之事對曰云云顧力行如何耳

論治而非文辭之習所以勉人主當力行而懲
其俗尚之靡焉

始為微行

立太學以教於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
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立教不可以無本也於其本而圖之則治道在
是矣

興學置師以養士

春秋大一統

又曰云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臣異以為諸不在六藝之計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用
知所從矣

統紀不可以不一也聖人一之於分裂之余亦
大尊王之義也

民知所從

君天下能一其道則能一天下之志矣

為治不在多言

上使上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
至問治亂之事對曰云云顧力行如何耳

論治而非文辭之習所以勉人主當力行而懲
其俗尚之靡焉

始為微行

戴曰後世人君私好背自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趙武灵王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体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其視文帝不受烏詔駕車在前屬車在後之語大相遼絕矣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之惟是公遊巡于天下尔曷嘗潛行夜出哉

置五經博士

官學各治詩書易禮

秋五經

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王恢議擊匈奴

上用王恢將兵匿馬邑旁炎下陰使聶壹誘匈奴人塞而擊之

通西南城

人主和德於上

云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上則形和上則聲和上則天地之和應矣筆奏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

終正學以言

弘不目事之因曰公孫弘云無曲學以阿世

筭商車

起商賈車船之稅

一上書諫伐匈奴

主父偃

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

天子自將待邊

帝出表城登單于臺遣使奉單于曰南之王頭
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匈奴遂龍言

輕身立威於遠夷者此一將之功非萬乘之體
也

以正月為歲首

武帝紛上制作獨此最為有得

得善馬數十匹

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上降得云云

綱目云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今為馬故大
發兵圍宛率馬獸而食人肉其禍可勝嘆哉

齧雪牧羝

繡衣持斧督捕

范昆

張德

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

綱目云武帝奢侈窮兵黷武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擊之蓋亦反其本矣

以江充為使者

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云云治巫蠱獄極太子官

去得木人尤多

綱目云江充奸詐小人交亂國家帝乃使之治獄太子之事尚誰咎哉

罷議輪臺屯田

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云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輪臺之詔雖云已悛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簡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悟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亦是天資高方如此然卒知悔者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听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

怠則善端有時而萌耳

受詔輔太子

上幸在柝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佐輔太子

雄才大畧

上雄才大畧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

高帝遺文城之憂云

思復九世之讎

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妃侯所譖而戮于周至襄公八世遂伐紀而復之今高帝遺文城之憂

思如襄公上數征匈奴上漢兵勢匈奴遠遁

沙漠之南無匈奴王庭

漠南無王庭

誠齋云誘千金之子而流於聲色之誤者必起於無賴之博徒尊執耒之民而犯於穿窬之罪者必起於不檢之惡人武帝十六即位齒壯而氣雄立朝君子必先繩墨以道德羈絡以仁義何嚴助首倡之以擊南越雖淮南善諫而莫回雄心既開徃而不復自此無歲不干戈無人介胄卒之蒼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羣皮玳瑁

之稱不足以富虛幣篋贊蒲萄之味不足以飽
飢民左賢右賢之誠不足以雪將降之耻朱崖
朔方之郡不足以補流亡之戶蒲稍龍鍾之馬
不足以償戰死之魂漢之不亡寸髮再助之罪
可勝誅哉

內事土木

築上苑屬南山建日梁臺作承露銅盤高二十
丈七圍

綱目云求神仙而修宮室然神仙豈有可求耶
使其可求則帝得之矣

